

医学生人际信任与正负性情绪的关系研究

赵 静¹, 齐玉龙¹, 徐令婕², 王 岚¹, 马长征¹

[摘要] **目的:** 分析医学生人际信任、正负性情绪的现状和特点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方法:** 采取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安徽省某医学院校 388 名医学生为研究对象。使用《人际信任量表》(IT) 和《正负性情绪量表》(PANAS) 以团体施测的方式进行自填式问卷调查。 **结果:** 医学生中男生和女生在人际信任和正性情绪得分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 在负性情绪得分上男生高于女生 ($P < 0.05$); 医学生中在人际信任和正性情绪总分方面, 谈恋爱者高于未谈恋爱者 ($P < 0.05$ 和 $P < 0.01$); 是否恋爱在负性情绪得分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 医学生的学习成绩在人际信任和正性情绪得分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 在负性情绪得分上, 学习成绩优秀者低于一般、较差和很差者 ($P < 0.05 \sim P < 0.01$), 学习成绩一般、较差和很差 3 组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 医学生的人际信任总分与正性情绪总分呈正相关关系 ($P < 0.01$), 与负性情绪总分呈负相关关系 ($P < 0.01$)。 **结论:** 增强人际信任可以促进医学生正性情绪的表达和减少负性情绪表达。

[关键词] 医学生; 人际信任; 正负性情绪

[中图分类号] R 159.92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18.05.027

The research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gative emotion and interpersonal trust in medical students

ZHAO Jing¹, QI Yu-long¹, XU Ling-jie², WANG Lan¹, MA Chang-zheng¹

(1. The Centre of Psychological Health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Bengbu Medical College, Bengbu Anhui 233030;

2. Department of Medical Onc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 Bengbu Anhui 233004,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resent situation of positive emotion, negative emotion and interpersonal trust in medical students,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Methods:** Three hundred and eighty-eight medical students from a medical college in Anhui province were selected using a stratified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and the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the "Interpersonal Trust Scale (IT)" and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 scale" (PANAS). **Results:**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scores of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positive emotion between male students and female students ($P > 0.05$), and the score of negative emotion in male student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female student ($P < 0.05$). The total scores of the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positive emotion in students with falling in love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students without falling in love, the difference of the score of the negative emotion between students with and without falling in lov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 difference of the academic performance in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scores of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positive emotion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 score of negative emotion in general, poor and very poor academic performance students ($P < 0.05$ to $P < 0.01$), and the differences of the scores of negative emotion between general, poor and very poor academic performance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 total score of interpersonal trust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score of positive emotion ($P < 0.01$), and negatively related to the score of negative emotion in medical students ($P < 0.01$). **Conclusions:** Enhancing interpersonal trust can promote the expression of positive emotion, and reduce the expression of negative emotion in medical students.

[Key words] medical student; interpersonal trust;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

人际关系是大学生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种

社会关系,直接影响到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人际信任作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心理契约,是合作关系的起点、前提和基础,也是人际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1]。人际信任是个体与他人建立良好交往关系的基础,是团队合作的基本条件,和谐的人际关系能够促进自我积极的内心体验,提升主观幸福感^[2-3]。ROTTER 等^[4]认为,人际信任是个体在人际互动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对与之交往的对象的语言、承诺等可靠程度的一种心理期望。有研究者^[5]认为,人际信任会受到各种内、外在因素的影响,其

[收稿日期] 2017-07-14 [修回日期] 2018-03-23

[基金项目] 高校省级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重点项目 (2013SQRW037ZD); 蚌埠医学院校级重点课题 (BYKY16107skZD); 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 (蚌埠医学院全科医学发展研究中心) (sk2017A0192)

[作者单位] 1. 蚌埠医学院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安徽 蚌埠 233030; 2. 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肿瘤内科, 安徽 蚌埠 233004

[作者简介] 赵 静 (1985-), 女, 硕士, 讲师。

中情绪情感状态是影响人际信任的关键因素之一。情绪影响着人们如何理解周围的世界。西方一些心理学家将情绪界定为“一种躯体和精神上的复杂的变化模式,包括生理唤醒、感觉、认知过程以及行为反应,这些是对个人知觉到的独特处境的反应”^[6]。国内学者认为,情绪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普遍的心理现象,由主观体验、外部表现和生理唤醒三种成分构成^[7];它包括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积极情绪能拓宽注意范围、提高行动效能,有助于机体获得身体、智力和社会资源;消极情绪是指生活事件对人的心理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如痛苦、悲伤、恐惧和愤怒等^[8]。

大学阶段是个体人际信任发展和形成的重要时期,大学生的人际信任水平对其合作精神、共处意识以及和谐人际关系的建立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医学生作为大学生中的一个相对特殊的群体,具有学制长、课业负担重、课外活动时间较少以及所学专业知识关乎人的生命健康等特点,加之近年来医患关系紧张,医患矛盾突出,医疗环境复杂,使得医学生的学习和就业压力较大,很容易出现情绪问题。医务人员不仅需要扎实的医学理论基础和娴熟的专业操作技能,同时也需要与病人及其家属建立良好的信任与合作关系。建立相互信任的医患关系,是一切医疗活动的基础。本研究通过调查分析医学生人际信任和正负性情绪的现状、特点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培养并调动医学生的积极情绪提供理论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安徽省某医学院校作为研究现场,采取分层整群抽样的方式抽取研究对象,共发放问卷456份,回收有效问卷388份。其中男生196人,女生192人;大学一年级(大一)102人,大学二年级(大二)105人,大学三年级(大三)93人,大学四年级(大四)88人;临床医学专业150人,医学检验专业126人,医学影像专业112人。

1.2 方法 开展问卷调查,调查员经过统一培训,进行团体施测,调查表统一发放,现场填写,现场统一回收。问卷共涉及3个部分:医学生一般人口学特征问卷、《人际信任量表》(IT)和《正负性情绪量表》(PANAS)。(1)一般人口学特征问卷:包括性别、生源地、是否恋爱、学习成绩等12个条目。(2)IT^[9]:测量被试对他人行为及承诺可靠性的估计,共计25个条目。采用5级评分,1分代表“完全同意”,2分代表“部分同意”,3分代表“同意与不同意相等”,4分

代表“部分不同意”,5分代表“完全不同意”,总分从25分至125分,表示信赖程度最低至信赖程度最高。Cronbach's α 值为0.785。(3)PANAS:采用WATSON等^[10]编制的正负性情绪量表,黄丽等^[11]对该量表进行中国人群的适用性研究,结果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量表由20个反映情绪的形容词组成,包含了正性情绪因子10个条目和负性情绪因子10个条目。采用5级评分,1分代表“几乎没有”,2分代表“比较少”,3分代表“中等程度”,4分代表“比较多”,5分代表“极其多”;正性情绪分高表示个体精力旺盛,能全神贯注和快乐的情绪状态,分数低则表示淡漠;负性情绪分高表示个体主观感觉困惑,痛苦的情绪状态,而分数低表示镇定。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方差分析、 q 检验和相关分析。

2 结果

2.1 不同性别医学生的人际信任、正负性情绪得分比较 医学生中男生和女生在人际信任总分和正性情绪总分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在负性情绪总分上,男生高于女生($P < 0.05$)(见表1)。

表1 不同性别医学生的人际信任、正负性情绪得分比较($\bar{x} \pm s$;分)

分组	n	人际信任总分	正性情绪总分	负性情绪总分
男	196	76.18 \pm 6.97	31.16 \pm 6.02	23.31 \pm 6.55
女	192	74.99 \pm 8.72	30.19 \pm 5.87	21.88 \pm 6.71
t	—	1.48*	1.61	2.13
P	—	>0.05	>0.05	<0.05

*示 t '值

2.2 是否恋爱医学生的人际信任、正负性情绪得分比较 医学生在人际信任得分上和正性情绪总分上,谈恋爱者高于未谈恋爱者($P < 0.05$ 和 $P < 0.01$);在负性情绪得分上,是否恋爱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2)。

表2 是否恋爱医学生的人际信任、正负性情绪得分比较($\bar{x} \pm s$;分)

分组	n	人际信任总分	正性情绪总分	负性情绪总分
谈恋爱者	116	76.91 \pm 7.64	29.93 \pm 5.71	23.09 \pm 7.04
未谈恋爱者	272	75.03 \pm 7.96	21.00 \pm 6.04	22.39 \pm 6.05
t	—	2.16	13.55	0.93*
P	—	<0.05	<0.01	>0.05

*示 t '值

2.3 不同学习成绩医学生的人际信任、正负性情绪

得分比较 不同学习成绩的医学生在人际信任和正性情绪得分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在负性情绪得分上,学习成绩优秀者低于一般、较差和很差者($P < 0.05 \sim P < 0.01$),学习成绩一般、较差和很差 3 组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3)。

表 3 不同学习成绩医学生的人际信任、正负性情绪得分比较($\bar{x} \pm s$;分)

分组	n	人际信任总分	正性情绪总分	负性情绪总分
成绩优秀	115	75.13 ± 7.97	31.17 ± 6.56	20.30 ± 6.07
成绩一般	209	75.47 ± 7.98	30.57 ± 5.68	23.06 ± 6.43 **
成绩较差	53	76.34 ± 6.96	30.45 ± 5.51	22.83 ± 6.05 *
成绩很差	11	76.12 ± 6.54	28.82 ± 6.75	26.27 ± 7.47 *
F	—	0.31	0.67	6.45
P	—	>0.05	>0.05	<0.01
MS _{组内}	—	61.025	35.549	39.743

q 检验:与优秀组比较 * $P < 0.05$, ** $P < 0.01$

2.4 医学生人际信任、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之间的相关性 医学生人际信任量表总分与正性情绪总分呈正相关关系($P < 0.01$),与负性情绪总分呈负相关关系($P < 0.01$);正性情绪总分与负性情绪总分之间无相关性($P > 0.05$)(见表 4)。

表 4 医学生人际信任、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之间的相关性分析(r)

指标	人际信任总分	正性情绪总分	负性情绪总分
人际信任总分	1.000		
正性情绪总分	0.240 **	1.000	
负性情绪总分	-0.233 **	0.057	1.000

注: ** $P < 0.01$

3 讨论

3.1 不同性别医学生的人际信任、正负性情绪得分差异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男生和女生在人际信任和正性情绪得分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这与邹兵等^[12-13]的研究结果一致。男生的负性情绪高于女生($P < 0.05$),分析认为,女性一般较为敏感,能更好地识别和察觉他人的情绪,从而调整自己的情绪;而大学阶段的男生正处于血气方刚的年龄,遇事容易情绪激动,易冲动,因此负性情绪体验也较多。

3.2 是否恋爱医学生的人际信任、正负性情绪得分差异分析 本文结果显示,谈恋爱医学生的人际信任得分高于未谈恋爱者($P < 0.05$);在正负性情绪得分上,是否恋爱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人际信

任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心理契约,这种心理上的默契在恋人之间表现得较为明显。DIENER 等^[14]研究表明,愉快的个体与朋友、恋爱伴侣、家庭成员之间有更佳的关系;愉快的个体在生活中会有更多的积极事件。并且在遇到一些生活事件时,谈恋爱的个体有更多的渠道去获取社会资源和帮助,从而能够增加人际信任。

3.3 不同学习成绩医学生人际信任、正负性情绪得分差异分析 本研究发现,不同学习成绩的医学生在人际信任和正性情绪得分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在负性情绪得分上,学习成绩很差的医学生高于学习成绩优秀者($P < 0.05$)。从表 3 中可以看出,学习成绩越优秀,负性情绪总分越低,学习成绩越差,负性情绪总分越高;学习成绩越优秀,正性情绪总分越高,学习成绩越差,正性情绪总分越低。我们认为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通常自制力更强,加之其有一定的知识积累,对事件的认识、对自己、他人和社会情绪的理解和把握较为理智,能够合理地表达和调控自己的情绪。相反,成绩越差的学生,其自制力较弱,对情绪的把握和调控可能不够理智,加之,医学专业是关乎生命的学科,社会对于医学生的要求和期望比较高,学校对于学习成绩的重视程度也比较高,通常将学习成绩作为学生评奖评优最主要的依据。因此,学习成绩差的学生会有更多的负性情绪体验。

3.4 医学生人际信任、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之间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发现,医学生的人际信任总分与正性情绪总分呈正相关关系,与负性情绪总分呈负相关关系($P < 0.01$)。这与部分学者的研究相似,如 FREDRICKSON^[15]认为,正性情绪即积极情绪,是指与个体需要的满足相联系的、伴随愉悦主观体验的情绪。积极情绪扩展理论认为,相对于中性状态,快乐、满意等正性情绪能够拓展个体的注意范围和思维活动序列,增强心理和生理恢复力,增加社会联系,有利于个体积极主动地参加活动,促进人际问题的解决。WAUGH 等^[16]研究发现,积极情绪体验多的大一新生人际互动意愿更强,表现出对他人更复杂的理解力。SCHWARZ 等^[17]的情感信息模型认为,积极情绪的反应表示世界是安全的、可预料的,因此会增加人际信任;而消极情绪表示环境中存在危险,会降低人际信任。DUNN 等^[18]研究表明,积极情绪体验会使个体更积极地知觉他人和社会事件,使得对他人的知觉产生正偏向,从而增加人际信任;消极情绪则相反。快乐、感恩等积极情绪,增加人际信任,生气、敌意等消极情绪降低人际信任。何晓丽等^[1]研究认为,个体在

具体情境下的积极情绪会增加人际信任,而消极情绪会降低人际信任。消极情绪可能使个体在做出人际信任判断时更谨慎,使得信任水平更低。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我们认为,在重视、培养和提升医学生积极情绪的同时,也应加强负性情绪的疏导和调节,在遇到一些压力事件时,应加强人际信任,及时寻求亲密朋友、家人的帮助,不压抑情绪,也不随意发泄情绪,能够合理表达情绪。另外,本文结果显示,负性情绪得分在性别和学习成绩方面有差异,可以作为培养积极情绪、调节负性情绪的参考依据。

[参 考 文 献]

- [1] 何晓丽,王振宏,王克静. 积极情绪对人际信任影响的线索效应[J]. 心理学报,2011,43(12):1408.
- [2] 丁芳盛. 海军某部远洋护航官兵自我和谐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J]. 第三军医大学学报,2013,35(17):1866.
- [3] DINA E, BRENDA M, WENDY BM. The costs of caring: gender identification increases threat following exposure to sexism[J]. J Exp Soc Psychol,2010,36(1):159.
- [4] ROTTER, JULIAN B. Generalized expectancies for interpersonal trust[J]. Am Psychol,1971,26(5):443.
- [5] LOUNT RB Jr. The impact of positive mood on trust in interpersonal and intergroup interactions [J]. J Pers Soci Psychol,2010,98(3):420.
- [6] 张丽. 积极情绪对人际信任的影响研究[D]. 重庆:西南大学,2011.
- [7] 高非. 情绪控制技术[M].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10.

- [8] 彭聃龄. 普通心理学[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407.
- [9] 汪向东,王希林,马弘.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M]. 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180.
- [10] WATSON D, CLARK LA, TELLEGEN A.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brief measure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the PANAS scales[J]. J Pers Soci Psychol,1988,54(6):1063.
- [11] 黄丽,杨廷忠,季忠民. 正负性情绪量表的中国人群适用性研究[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3,17(1):54.
- [12] 邹兵,谢杏利. 医学院学生人际信任和人格特征调查[J]. 中国校医,2008,22(2):175.
- [13] 雷励,王建峰. 医学生人际信任与羞耻感、社会支持的相关研究[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5,23(2):246.
- [14] DIENER E, SELIGMAN ME. Very happy people [J]. Psychol Sci,2002,13(1):81.
- [15] FREDRICKSON BL. The value of positive emotions[J]. Am Sci,2003,91:330.
- [16] WAUGH CE, FREDRICKSON BL. Nice to know you: positive emotions, self-other overlap, and complex understanding in the formation of a new relationship[J]. J Posit Psychol,2006,1(2):93.
- [17] SCHWARZ N, CLORE GL. Mood, misattribution, and judgments of well being: informative and direction functions of affective states[J]. J Pers Soc Psychol,1983,45:513.
- [18] DUNN JR, SCHWEITZER ME. Feeling and believing: the influence of emotion on trust[J]. J Pers Soci Psychol,2005,88(5):736.

(本 文 编 辑 刘 璐)

(上 接 第 650 页)

的思路和途径。应当重视开发和提高医学生心理资本水平,特别是希望品质的培养,促进医学生心理资本健康、良好、全面发展;应当重视和加强医学生应对方式的训练,通过讲座、班会、谈心谈话和团队训练等方式,引导医学生积极面对学习压力,有效调节个人行为,减少逃避、拖延等行为问题;应当不断改革和完善教育体制和管理模式,重视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能力的培养,重视意志品质的培养,提高医学生自我效能感,增强自信,为国家医疗卫生事业输送合格人才。

[参 考 文 献]

- [1] 连榕,杨丽娟,吴兰花. 大学生专业承诺、学习倦怠的状况及其关系[J]. 心理科学,2006,29(1):47.
- [2] 李礼,王晓彦,王立金. 医学生学习倦怠现状调查[J]. 蚌埠医学院学报,2017,42(3):367.
- [3] LUTHAN F 等著. 李超平译. 心理资本——打造人的竞争优势[M].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8:1.

- [4] 黄希庭,余华,郑涌. 中学生应对方式的初步研究[J]. 心理科学,2000,23(1):1.
- [5] 付立菲,张阔. 大学生积极心理资本与学习倦怠状况的关系[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0,18(11):1356.
- [6] 刘世鹏,谢鸿斌,王双. 大学生学习倦怠与应对方式的关系[J]. 现代企业教育,2013(3):90.
- [7] 张阔,张赛,董颖红. 积极心理资本:测量及其与心理健康的关系[J]. 心理与行为研究,2010,8(1):58.
- [8] 解亚宁. 简易应对方式量表信度和效度的初步研究[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1998,6(2):114.
- [9] 邹媛园,魏书堂. 大学生心理资本、成就动机与学习倦怠的相关性[J]. 商洛学院学报,2016,4(30):72.
- [10] 赵捷,齐元,石晶,等. 大学生应对方式与学习倦怠相关性分析[J].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0,26(2):9.
- [11] 尹子臣. 大学生学习倦怠与心理资本、应对方式关系研究——以四川省大学生为例[D]. 雅安:四川农业大学,2012:42.

(本 文 编 辑 刘 畅)